四書探微——中庸

袁翥鶚前人

中庸：道不遠人

上章言君子之道是普通之男士和女仕們都能知能行做到的，不必隱居避世遠離乎人事；這一說法與六祖在壇經中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」所强調的修行途徑，是完全一致的，覺之意，便是道不遠人，指出當生而爲人，其在人道的定位上應該如何扮演好一個恰當其分的角色，即所謂父義爲慈，子義爲孝，兄義爲友，弟義爲恭，夫義爲和，妻義爲柔，幼義爲順，長義爲惠，君義爲仁，臣義爲忠等的儒家倫理思想，也叫做漸法，是從入世爲人而求出世，從人事的各自立場上漸漸的修而行之，所謂人道滿圓，乃合天道，就中君臣之義，即今之所謂上級和下屬之關係。

人之爲道而遠人，爲道就是修道，而遠人，謂如果棄置了做人之道而不顧，則人道已虧，何能有成就，所以說不可以爲道。乃引詩經邠風篇：「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」的道理加以解釋，伐柯，是意欲削個斧柄，其則不遠，則指手中所持用之舊斧便是削新斧柄之現成工具，同時也是新斧柄之模式，所以說其則不遠。睨而視之；謂側著眼仔細端詳，反復校正，此猶之學道之人只是以身取則就是了，譬之拿著斧柄砍斧柄，其近就在自身手中而已，意謂我如欲他人如何待我，則我就要求自己先如何

去待人，這便是道。所以下說：「忠恕違道不遠，施之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。」忠，是盡上自己的誠心謂之忠。恕，是推己及人謂之恕，所謂己所不欲，弗施於人而已，謂之忠恕之道，舉例，公務員能全心全意誠心爲民服務是忠，商人能貨眞價實，做到童叟無欺便是忠。

孔子乃回顧著自己的身世而說：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，是因孔子幼年喪父，而未能盡孝以事父。又哀公等各諸侯都未能採用孔子之仁政而不能以忠事君爲憾。其三，孔子因並無長兄，所以又未能盡事兄之道。此外孔子並無多財，所以又不能先施之以濟助親朋爲憾事。此下孔子自謙只有在「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。」能做到言顧行，行顧言，言行一致以期自勉並勉勵人，末後說君子胡不慥慥爾；慥慥，是篤實的意思，痛，是平常之時，如此而已。總之俗語說：只說不行是巧人，邊說邊行是德人，只行不說是仙人。

君子素其位而行；接著現在談行之道即做人應有之原則，那就是不願乎其外，一是不貪意外之財而謀求非份之得。二不營過分之求，能見得思義。因此君子所堅持的是素富貴行乎富貴事，即雖富而無驕，又富能疏財仗義，樂善而好施。至於如果是身家貧賤，則亦能守貧賤之身分而從事勤儉樸實，奮志上進而不變其志節。又偶而適之於夷狄之邦，則君子也能處之泰然而順受其正的，夷狄是邊疆文化，風俗，物質條件等都十分落後之地區。又君子身處於患難困境，如貧病交迫，衣食不周，乃至於命如懸縷之際，而仍能做到卓然有守，安貧而樂道，此即所謂行乎患難。總之：

君子是無入而不自得的，無論身處於任何環境，都能保持一份愉快的心情，同時即使身居上位，也不藉上勢而凌辱下級。如果處下位，則也不作攀援上級而從事鑽營，所以說不援上，則凡事但求自我的約束克己而不妄求於人，所謂心正行正，因此上不怨天，下不怨人安貧樂道而居易以俟命。易，在此是指後天生存環境的不確定、多變化、有起有落，則君子唯從　上天天命之安排而絕不從事冒險僥倖之勾當的，總之；「射猶似乎君子，謂君子的立身行道有時又似乎作射箭之比賽似的，「失諸正鵠，」正鵠，即古代賽箭時所張之箭靶，叫做「侯」，侯之中縫上一塊皮，叫做鵠，鵠之中畫著一個中心，叫做「正」，在此是以之形容學道不成君子只是自我反省檢討自己之行爲準則，即所謂反求諸己而已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，如何能責怪誰呢？